



青烟袅袅寄春思

○ 罗 高

细雨斜织，柳色初新。又逢一季清明。

我撑一把泛黄的油纸伞，循着湿润的青石板路往北山走。伞骨间漏下的雨珠，正巧跌进记忆的褶皱里——那年清明，祖父握着我的手，在漫山白桐花中寻一缕青烟。

幼时最喜清明前后的市集，青团摊前氤氲着艾草香。祖母挎着竹篮，指尖染着新采的鼠曲草汁，碧莹莹地像攥着一把春光。灶屋里，石臼咚咚捣着春草，青汁渗入糯米粉，面团在掌心跳成翠玉丸子。

“看仔细喽！”卖青团的老汉十指翻飞，芭蕉叶在掌心转成小舟。我们趴在案边看他填馅：笋丁在咸肉里探头，枣泥裹着核桃仁打滚。最妙的是那屉刚出锅的青团，碧玉般的皮子沁着水光，咬破时艾香混着春笋鲜，烫得人直呵气也不肯松口。

山道转角处，几株老杏树正簌簌落着残雪似的花瓣。记得祖父总在清明清晨，采撷带露的杏枝供在祖龕前。青瓷瓶里斜插的花枝，映着供桌上新蒸的青团，袅袅香烟便裹着艾草气息，在梁柱间织成流动的纱。祖母会取下供过的杏枝，给我们别在衣襟，说这是“留春”。

山腰茶园泛着翡翠色，采茶女的竹篓已盛满雀舌新芽。她们哼着“清明茶，贵如金”的古调，指尖在嫩芽间翻飞如蝶。祖父生前最爱明前茶，总说这茶里藏着清明雨的魂。

后来读《岁时广记》，方知“清明食青”源自寒食旧俗。唐玄宗曾下诏“寒食上墓”，白居易笔下“乌啼鹃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”的苍凉，在祖父讲述的介子推故事里渐次分明。

老人总说，那缕祭扫的青烟能牵魂引魄，让远行的魂灵寻到归途。而今在茶寮看老茶人炒茶，青花罐身“寒食雨”三字釉色温润，恍如看见祖父握着我的手下写“清明”二字时，笔尖在宣纸上洇开的墨痕。

祖父走的那年清明，大伯在他坟前栽下一棵小柏树。新泥混着雨水，将纸钱燃尽的灰烬揉成了春泥，小柏树就这样默默地驻守着这片土地，就像祖父的儿孙一般，紧紧地守望着这片充满回忆的地方。

忽记起宋人高翥的诗：“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山风掠过新抽的茶树枝，簌簌声里仿佛听见老人絮语：“莫哭，我化作了满山春色。”

擦拭碑文，发现柏树已抽新枝，细叶上凝着的水珠恰似老人当年讲故事时，被山风拂落的泪。供上青团，摆开祖父惯用的紫砂壶，斟茶时忽见杯底沉着片杏花瓣——许是山风送来故人的问候吧？

寒食东风里，城南旧戏台又唱起《白蛇传》。许仙与白娘子在断桥相遇时，戏台下的老人正教孙辈编柳环。柳条细嫩，恰如杜牧笔下“清明

时节雨纷纷”的愁绪，绵绵缠绕在春衫袖口。归途遇着挑担卖柳的农人，柳条扎成的花环还沾着泥香。买下一环戴在腕间，想起《梦粱录》载“清明戴柳”的旧俗，现在街头多是塑料柳饰闪烁冷光。

暮色渐浓时，老宅天井落下绵密的雨脚。灶间传来熟悉的捣艾声，母亲正按古法制作青团，石臼里春草与糯米交融成碧，蒸汽朦胧了窗棂上的雕花。

路过老字号糕饼铺，玻璃柜里陈列的“文创青团”嵌着流心蛋黄，包装上的卡通介子推举着二维码，却再不见芭蕉叶裹着的拙朴模样。

前日偶见孩童在巷口唱：“清明不戴柳，红颜成皓首”，恍然惊觉那些踏青斗草的童谣，早已在钢筋森林里失了踪，淡了味。

雨歇时分，远山浮起黛色。新坟旧冢都沐在淡金余晖里，纸鸢拖着长尾掠过天际，恰似高翥诗中飘摇的白蝶。

我摘下柳环系在柏枝上，望着茶盏里浮沉的明前龙井，忽然懂得清明原是春的脐带——石臼里传承千载的春声，是青烟中永不消散的血脉，是任凭时代更迭，依然能在雨帘后寻见的，那盏为归魂引路的灯。

风中传来幼时的歌谣：“清明柳，绾春住，青团香，引祖归……”

那些被雨打湿的记忆，此刻都在暮色里轻轻发了芽。



忆奶奶

○ 方毅良

1911年，在临安横畈镇泉口村的南山林家大屋，诞生了一位大小姐，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精致又好听的名字——林美玉，希望她貌美如花似玉。

这个大户人家有六姊妹，身为长女，美玉从小就受到偏爱。父母请了一位家庭教师，教她读书认字。

美玉，就是我的奶奶。20岁时，父母作主将她许配给我的爷爷。然后就有了我的爸爸，长大后娶了我的妈妈，生了我们弟兄几个。

奶奶的一生充满艰辛与坚韧，她生养了2个儿子，大伯长到13岁时得病离世，我爸爸3岁时，爷爷也撒手人寰。此后，她带着丧夫死儿的悲痛，独自一人撑起了这个家。

我的童年是跟着奶奶的，印象最深的是她慈祥的面容。因为高度近视，她总是眯着眼睛看我们。我们调皮或做错事，她从来不以长辈的口气责怪，而是帮我们分析做错事的缘由，应该如何改正。

记得小学二年级那年的除夕，吃过年夜饭，我与弟弟迫不及待地拿起新衣新裤新鞋来试穿，新鞋穿上后就不大肯脱下来。我们穿着新鞋，双脚并拢跳上石臼沿口，再跳下地，新鞋的底硬发滑，我一不小心踩空了，双脚落地时，下巴正磕在石臼上，一二寸长的口子，血流不止。在一片哭喊声中，奶奶临危不乱，找来一支“雄狮”牌香烟，撕开后取出烟丝覆在伤口上，过了正月十五，伤口居然慢慢好了，只是现在还留着疤，隐约能看得出来。

奶奶有说不尽的故事。夏夜，奶奶卧在竹榻（竹编的床）上，我和弟弟就挤在她

身边，一边数星星，一边听她讲故事：孟姜女寻夫，哭倒了长城；杨家将一杆金刀八杆枪，威震辽国；白娘子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，现原形吓到许仙，后取回仙丹救夫；明朝重臣邹干（余杭人）归葬故里凤凰山后，建有18个衣冠冢，其中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金佛头墓葬……

记得上小学前，奶奶教我怎么识坐钟，讲到时针、分针、秒针的转动规律。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时间，这次讲解为我幼小的心灵灌输了满满的求知欲。

奶奶是一个勤劳的女人。自从爷爷走了之后，她常常一个人上山砍柴，挑着柴去街上换米、面、油、盐。下地种收粮食已经够辛苦了，她还要养鸡、鸭、鹅、猪，搞副业赚钱，缝补衣衫、纳鞋、做饭、打扫更是不在话下。

一年忙到头，到了正月才有空闲回娘家，这是奶奶最开心的事。从我读小学开始，她就会趁寒假带我去临安横畈镇泉口村走亲戚。一大早，我们走路到余杭长途汽车站，买余杭-临安泉口的车票，途经长乐中转站，沿舟枕山北的碎石公路，约2小时后到达泉口站后，再沿着山沟走1.5小时，就到了林家大屋。

我们一般住十多天。当我这个大外甥和小叔小姨混到亲密无间时，也就到了分别的时刻，我们总是依依不舍地相约来年再相会。

如今，林家老一辈都已经过世，包括我的奶奶。一晃，奶奶已故去26年，但她的勤劳、乐观和坚韧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。感谢亲爱的奶奶，有了您的陪伴，让我现在回忆起童年，都觉得那样温暖美好……

诗意清明

○ 兰 风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清明，这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民族情感的节气，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、描绘生活的重要主题。从唐代的细雨纷纷到清代的桃红柳绿，古诗词中的清明，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，缓缓展开在我们眼前。王维的《寒食城东即事》：“清溪一道穿桃李，演漾绿蒲涵白芷。溪上人家凡几家，落花半落东流水。蹴鞠屡过飞鸟上，秋千竞出垂杨里。少年分日作遨游，不用清明兼上巳。”

寥寥几句，便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清明时节的春意盎然：溪水潺潺，桃李争艳，绿蒲白芷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清新脱俗的自然画卷。溪上人家、落花流水、蹴鞠秋千，少年们的欢声笑语打破了春日的宁静。

“今日清明节，园林胜事偏。晴风吹柳絮，新火起厨烟。杜草开三径，文章忆二贤，几时能命驾，对酒落花前。”贾岛的《清明日园林寄友人》则是一首寄情于园林之作。清明时节，园林中的美景非常迷人。诗人身处园林中，感受着春天的气息，思念着远方的友人。

黄庭坚的《清明》以一种更为深邃的视角，审视了清明时节的双重情感。“佳节清

明桃李笑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雷惊天地龙蛇蛰，雨足郊原草木柔。人乞祭余骄妾妇，士甘焚死不公侯。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此时桃花李花全开了，春意浓浓，而野田里的荒冢孤苦伶仃。春雷惊天动地，惊醒了蛰伏的龙蛇，雨水充沛雨，郊原的草木柔嫩茂盛，自然界的生机勃勃与人类社会的悲欢离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诗人通过对比贤愚、贫富，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。

王禹偁的《清明》：“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诗人以一种简朴而深沉的笔触，描绘了清明时节的无花无酒、兴味萧然的生活状态。

介石的《清明》则以细腻的笔触，描绘了一幅清明时节桃花雨后的清新景象，表达了诗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热爱与敬畏：“桃花雨过菜花香，隔岸垂杨绿粉墙。斜日小楼栖燕子，清明风景好思量。”桃花雨过后，菜花香四溢，隔岸垂柳的绿荫掩映着粉墙，燕子栖息在夕阳下的小楼上悠然自得，清明时间风景怡人，引人遐想。

这些古诗词，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记录，让我们在品味诗意的时候，也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与文化传承。

清明祭 思念起

○ 邓文芬

“清明时令雨连绵，游子客乡忆祖先。望断长空南去雁，缠绵思绪透心寒。”这首诗道出了清明时节游子对故去亲人的思念，我也如此。又是一年清明节，我照例带着两个孩子驱车返回老家。

车窗外的雨丝斜斜地划过玻璃，像谁用银线在天地间绣着思念。大儿子一路上都在惦记着未完成的数学作业，脸上写满了不情愿；小女儿则趴在窗边，数着路边一闪而过的野花。

“妈妈，为什么每年清明都要下雨啊？”女儿突然转过头来问道。

“因为老天爷也在想念故去的人啊。”我轻声回答，看着雨雾中若隐若现的远山轮廓。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突然浮现在眼前。那时我正在读大学，接到奶奶去世的消息时，窗外的梧桐树正抽出嫩绿的新芽。我连夜赶回老家，推开门只见那个总是笑眯眯地叫我“飞蛾子”的奶奶，静静地躺在堂屋中央，任凭我怎么呼唤都不再应答。她的双手交叠在胸前，仿佛只是睡着了，但那张曾经布满皱纹却总是温暖的脸，此刻却冰冷得让我心碎。出殡那天，绵绵细雨打湿了她的寿衣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安葬在那片她最爱的竹林里——那里有最疼爱她的婆子妈。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生离死别，明白那些曾经以为永远都在的人，终有一天会变成记忆里的一个影子。

“妈妈带你们来，”我望着后视镜里两个孩子稚嫩的脸庞，“是想告诉我的爷爷奶奶，我没有忘记他们，也

让他们看看我现在过得很好。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轻柔下来，不知道天上的爷爷奶奶能否感知到我的思念。

大儿子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接话道：“就像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的，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永恒的消失。”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平时不善表达的孩子，竟能如此准确地捕捉到清明的真谛。

“是啊，”我点点头，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画出规律的弧线，“所以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，更是在提醒我们要记住那些爱过我们的人，也要好好珍惜眼前人。”

车子驶过一片油菜花田，金黄的波浪在雨中微微颤动。我想起奶奶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人这一辈子啊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一茬接一茬。”当时只觉得是老人家的絮叨，如今才懂得其中蕴含的生命轮回的智慧。

祭扫时，孩子们学着我的样子擦拭墓碑，摆上鲜花和贡品。小女儿好奇地指着墓碑上的名字问：“妈妈，这是谁呀？”我蹲下身，指着斑驳的刻字一个个念给她听：“这是你的祖父，他最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了；这是你的祖母，她做的油炒饭最香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那些尘封的记忆突然鲜活起来——爷爷坐在门前给我们一堆小孩子讲故事，每天放学奶奶都会给我和弟弟做一碗香喷喷的油炒饭。

岁月流转，我渐渐明白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。爷爷奶奶晚年时平静地为自己准备后事，对他们来说，那不再是恐惧，而是落叶归根。他们仔细挑选寿衣的花色，指着

某处说“将来就把我埋在这里”，仿佛在规划一次寻常的远行。

当生命走到某个阶段，牵挂的人越来越少，而曾经深爱我们的人大多都已长眠地下。或许到那时，死亡就不再可怕，反而成了另一种团聚的方式。就像此刻，虽然阴阳两隔，但当我抚摸着冰凉的墓碑，却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温度。

返程时，雨停了。夕阳从云层中透出金光，照在湿润的田野上。两个孩子在后座安静地睡着了，脸上还沾着祭扫时的泥土。我突然想起今早在祖坟前看到的一幕——去年栽下的柏树苗已经长高了不少，树根处冒出一丛野生的二月兰，紫色的花朵在春风中轻轻摇曳。这多像生命的隐喻啊，逝者已矣，而生者仍在不断生长、绽放。

清明祭扫，思念绵长。这个节日最深刻的意义，或许就是教会我们：爱要及时，珍惜当下。那些我们以为永远来得及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可能转瞬就成了永远的遗憾。而当我们学会在缅怀中感悟生命，在追忆中体会爱的延续，死亡便不再是黑暗的终结，而是化作了满天星辰，永远照亮着生者的路。

车子驶入城市，霓虹渐次亮起。我回头看了眼熟睡的孩子，轻轻哼起奶奶当年哄我入睡的童谣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祭奠不仅是面向过去的追思，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我们要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爱，加倍地给予眼前的人；要把那些中断的故事，继续书写下去。如此，生命便在这生生不息的传承中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。